婚前協議時代

雲翦愁

文化什錦

能被用來冠在「時代」前面的詞語，必然已形成了不可逆轉的大衆社會爲之所趨的潮流，會沖走一些什麼，也會帶來一些什麼。漸漸成爲一種做人處世的規則，雖又多了一道束縛。但相對而言使我們感覺更安全。

在房子、剩女、丈母娘這些個詞正處於極度敏感的時期，《新婚姻法》像一陣秋風吹來，用它的條文橫掃一切虛僞。對於已徹底陷落於物質世界裡千瘡百孔滿面塵灰的愛情而言，等於又添了一道必答的物質考驗題。「鐵打的房子，流水的媳婦。」這句打油詩幽默得像塊堅硬的石頭，嗆得那些依然相信愛情的女人如哽在喉黯然失語。

一個女人在她短短的一生裡，受環境身份際遇種種限制，遇到適合自己並彼此相愛的人，機率不到幾萬分之一。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人，是在沒有愛情的狀態下走進婚姻度過一生的。愛情與婚姻，是兩個國度。中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只不過婚姻的形式，讓愛情找到了寄居的殼。

偌大一部《紅樓夢》，頂尖人才齊聚一堂。亦只有一個林黛玉是非愛情寧可死的爲信仰爲愛而生的人。身子骨最弱的林妹妹偏偏是衆芳之中最強勢的，絕不向世俗妥協的那一個。每看紅樓，每看到黛玉之死，淚若泉湧。無論看多少遍，刻骨感動不減半分。因爲我所見之現實生活裡從未有過這樣的愛情、這樣的佳人。故越發覺其曠世稀有，卻早已花落人亡，悲從中來。

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的女人越來越像薛寶釵了。不是不善良，不是不純眞，只是更崇拜與信任權錢勢。精打細算拋頭露面到處相親，只爲嫁給一個或顯赫或富貴的位置。如果沒有愛，當然就得有許多錢來成全。

愛情注定是天上的星星，看得見摘不到。紅塵中凡人，一直跟生活妥協和解的人，就別動不動一臉清高妄談愛情了。咱實在點，相親也不是頭回了。見面有好感，直入主題罷「你住哪個小區？停車費多少？幾室幾廳？」即使沒有愛情，婚姻也得以誠意爲前題。這種物質基礎的刺探，正表明了女人的誠意。對你沒好感，甩身走人，才懶得問。好在遇見的男人也靠譜，淡定的掏出存摺、房產證、工資卡，心無介蒂地遞給女人。一拍即合，兩人決定先處着。半年後剛訂下日子準備結婚。《新婚姻法》很及時地出台了，以一個問號的形式擺在他們面前。倆人依然默契十足，不約而同說，我們簽一個婚前協議罷。而後，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如約完婚。

除了愛情，其他情感都是可以培養的，無所謂傷不傷。反倒是故做姿態裝純情的人，到最後往往爲了錢而傷不起。既然時代已經光顧到婚前協議這一塊，大大方方簽罷。沒有愛情已經很不幸了，如果連物質保障也沒有，叫人如何相信你會過得好？

西西第一本書

許定銘

醉書亭

馬利亞是個富家女，她嚮往自由，不愛讀書，不愛工作，不愛金錢，不愛住花園豪宅，只喜歡無憂無愁地過平淡生活。故此，在父母去世後，馬利亞便帶了她的狗貝貝，住到沙灘邊的車房去，睡鋪在地上的床褥，用蘋果箱當傢具，吃麵包、香腸和番茄，日日與貝貝跑沙灘、看太陽，與可愛英俊的男孩：東尼、阿倫、馬克交往，過理想的愛情生活……最後，馬利亞遇溺，被救後失憶，把先前的生活方式全忘了，回到大宅過富家女生活。

這是西西第一本書《東城故事》（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六六）的故事情節。此書是蔡浩泉所編《星期小說文庫》之一，是一九六〇年代文學水平甚高的「四毫子小說」，書中有「蔡頭」以筆名R.S.的插畫九幅，相當漂亮。《東城故事》是四萬字的中篇，書分八章，都用第一人稱「我」寫成。不過，此「我」有時是馬利亞，有時是東尼，有時是阿倫，有時是馬克，有時是作者西西，甚至有時是狗兒貝貝。不同的「我」，用了不同的視角看事件，表達不同的意識與心境，構成了複雜的層面，展示了同一件事的多方看法。最特別的是每到某一階段，西西即插入了電影術語：轉位、淡出、推鏡頭、溶、背景音樂……很明顯，寫作時她已有了作爲電影劇本的打算。一九六〇年代，把電影溶入小說的寫法是種創新手法。

選秀節目爲何「被停辦」？

舒聖祥

如是我見

湖南衛視明年將被禁止辦選秀的傳聞已久，在結束二〇一一《快樂女聲》的全部賽事後，湖南衛視副總編輯、新聞發言人李浩終於開口，承認國家廣電總局已經通報，停止湖南衛視二〇一二年舉辦群衆參與的選拔類電視活動。而其他衛視均表示二〇一二年的選秀不受影響，將照常舉行。

《快樂女聲》當年還在叫《超級女聲》的時候，曾因其「想唱就唱」的平民造星運動，引發全社會關於開放與民主的大討論，其中不乏來自知識分子的溢美之詞；後來，因爲這個節目太火了，一個唱歌的娛樂選秀節目竟然辦得超過了《新聞聯播》的影響力，這就叫過了度，於是廣電總局一紙文件，要求整改停辦；湖南衛視領導層負荆進京，好說歹說終於讓節目生存了下來，條件是「超級女聲」不許叫「超級女聲」，改名叫「快樂女聲」，隨後又有了隔年交替舉辦的《快樂男聲》。

但是，這個改了名的節目收視率依然高不可敵，罵它低俗的人恨得咬牙切齒，捧它好看的人則樂得熱血賁張。只可惜，白貓黑貓的理論在電視收視率上被禁止套用。在這樣一個電視頻道選擇已經異常豐富的年代，不愛看甚至不屑看的人原本只需換台便是，但是依然有很多人爲廣電總局叫停《快樂女聲》叫好——這垃圾節目早就該叫停了。爲什麼垃圾呢？因爲他不愛看；爲什麼早就該叫停了呢？還是因爲他不愛看。換言之，只要我不愛看的，也不許你和他愛看；只要我不同意你的愛好，就要剝奪你愛好的權利。

當然，廣電總局的這紙停辦文件，不會只是要充當兩派觀衆的權威判官，迎合那些不愛看觀衆對愛看觀衆的剝權意願，更主要的原因是希望電視台都能宣揚主旋律，如重慶衛視那樣的紅色電視台爲其所樂見。

但是，廣電總局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陟罰臧否，卻終究不能直接代替觀衆選擇遙控器；電視台的衣食父母又是觀衆而不是廣電總局。

所以，有名的娛樂台的有名的選秀節目被要求停辦，其他那些相對而言無名娛樂台的無名選秀節目卻能安然無恙。這當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行政權力生殺予奪本來就不講公平。叫停湖南衛視選秀節目的理由，是因爲節目超時；可是，一個娛樂節目時間長一點，果眞是不可饒恕的死罪嗎？所謂「超時」的時間規定，說到底不過是廣電總局的內部規定；演唱會不能假唱還是國家法律呢，央視中秋晚會不是照樣要求演員假唱嗎？作爲執法者的廣電總局是否更該去槍打出頭鳥一下這個啊？否則，演出假唱，寧有種乎？

一個選秀節目，超時本是小事；可以要求其停辦的眞正死罪只有兩條，要麼違法國家文化法律或者社會公序良俗，要麼收視率奇低遭到觀衆的普遍唾棄。如果《快樂女聲》犯的是後一條罪，完全用不着廣電總局出手；如果是前者，那麼超時就不該是罪名，而且廣電總局如果非要取締，「被停辦」的也應該是所有電視台的所有選秀節目，而不應該單單只是它們中的老大。廣電總局動輒對某個電視節目行使封殺權，封殺的不只是節目本身，更是觀衆的收視選擇權和文化單位的創新動力。要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的自由發展和不斷創新才是希望所在。

瘐死獄中的王蒙

朱育友

文史叢譚

《富春山居圖》作者黃公望與吳鎮、倪瓚、王蒙通稱爲元四大畫家。四人事跡不同，前三人皆不求聞達，或隱居山林，或混跡閭巷，韜光養晦，以低調平淡的生活安度一生。

王蒙則與三人不同。他不忘功名利祿，涉足仕途，偶與顯貴交際，誤蹈危機，無辜獲罪而不得其死。王蒙事跡，具見《明史》之《文苑傳》。傳文稱：「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王蒙是不是趙孟頫之甥？清人葉廷琯在所著《鷗陂漁話》中考證：從趙孟頫本人著作中得知，趙有姐妹十四人，其中兩人未成年夭死，其餘十二人，無一人與王姓者聯姻。不應該有王姓外甥。葉廷琯從厲樊榭題跋王蒙畫作的跋語中發現，厲樊榭稱王蒙爲趙孟頫外孫。葉廷琯認爲厲樊榭熟悉宋元遺事，他稱王蒙是趙孟頫外孫必有根據，後來果然從《顧氏書畫壯觀錄》中發現佐證，因而斷定《明史》是誤記外孫爲外甥。此後人們談論王蒙身世者，皆從外孫之說。

王蒙不論是趙孟頫之外甥或外孫，而他是在趙孟頫的薰陶並指導下學畫則無可疑。王蒙之所以能成爲傑出畫家，固然與趙孟頫之指教有關，但主要是由於他具有這方面的天賦，和刻苦學習，他既學趙孟頫，也轉益多師，深研王維、董源、巨然等等南宗山水大師筆法。集衆家之精華，參以自己創造，而成爲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他善畫挹翠浮嵐的江南景物，大幅畫面有重山複水，茂林輕煙，生氣蓬勃而意境幽深。有人借用歐陽修《醉翁亭記》描寫瑯琊山遠景的佳句「望之蔚然而深秀」來形容王蒙山水畫的林壑之美，可以說是恰如其分。

王蒙有時也寫竹石小景，以構圖簡潔，秀潤清新見長。擅寫清冷小景的倪瓚，也對王蒙竹石小景之秀潤表示謙讓，在所著《清閟閣集》說：「本朝畫山水竹石，高尚書之氣韻閒逸，趙榮祿的筆墨峻拔，黃子久之逸邁，王叔明之秀潤清新，其品第自有甲乙之分，然皆余所斂衽無間言者。」王蒙竹石，如此稿附圖《竹石圖》，只寫數片竹葉，兩方秀石，寥寥數筆，便獨鍾靈秀，清氣迫人。他也精於書法，如此圖於竹石之間之空隙，題詩數行，筆跡之端莊秀拔，恰與竹石相映成趣。《明史》也稱王蒙精於文學，少年時曾賦宮詞，見者驚異以爲唐人佳句。

王蒙早期隱居今浙江餘杭臨平之黃鶴山。自號黃鶴山樵，表示有隱逸山林之意。其實爲人不忘功名利祿。元朝末年，元政權土崩瓦解，群雄四起，逐鹿中原。張士誠割據江浙，佔地數千里，帶甲百萬，自稱吳王，成立政權機構，並設立尊賢閣，網羅一批文人爲羽翼。士人之歸附者，皆獲得優渥生活待遇。然其人胸無大志，稱霸一隅，便已志驕意滿，不求進取而恣情歡樂。明智之士，皆料其不成大器，所以一聞招聘，即避之唯恐不及。如倪瓚就爲避其招致而逃入漁舟，藏匿太湖蘆葦深處。王蒙對出處去就缺乏明智選擇，一被招聘便貿然出山，在張幕下擔任所謂「理問」「長史」等官職，但不久就爲了避開戰爭而棄官回黃鶴山，過其「卧青山，望白雲」的悠閒生活。其後，崛起民間之明太祖朱元璋掃平群雄，在南京建立大明王朝。王蒙久靜思動，又出山涉足仕途，於明洪武初年做過一任泰安州知州。從政生涯只是曇花一現，但以書畫知名於時，曾被丞相胡惟庸邀入府第觀其藏畫。

胡惟庸起家寧國縣令，以黃金二百兩饋送太師李善長，被李善長提拔入京爲太常卿。其人既能辦事，又善逢迎，漸得明太祖朱元璋信任重用，最後獨任丞相多年。他大權在握，作威作福，恣行不法，無所忌憚。甚至收羅爪牙，密謀叛逆，罪跡敗露，終以謀逆被誅。明太祖既誅胡惟庸，盛怒之下，堅決肅清餘黨，蔓引數年，株連坐罪者三萬餘人，一些功臣大將，因爲涉嫌與胡惟庸逆案有關而殺身滅門。王蒙也被人訐告「交通胡惟庸」而被逮捕入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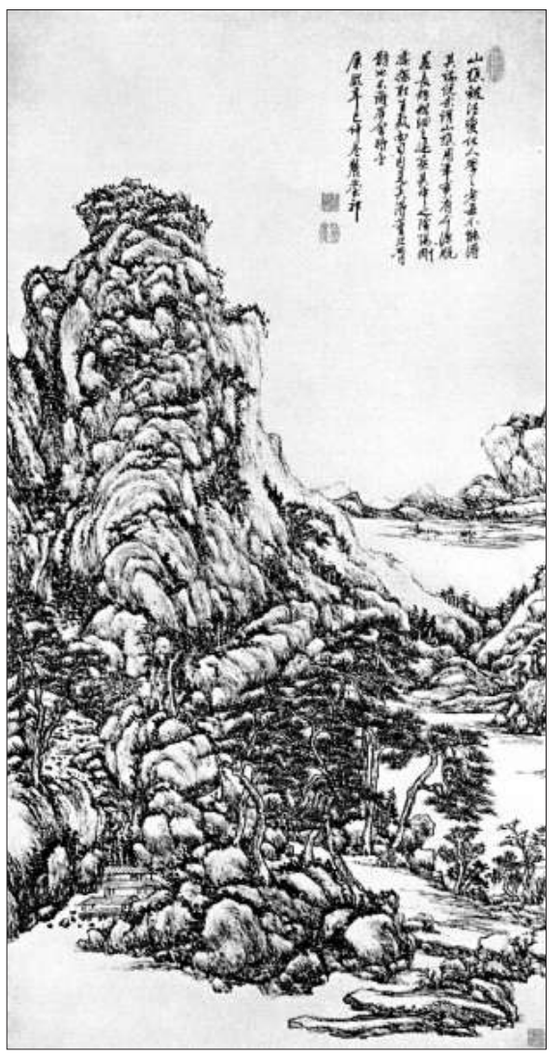
所謂「交通」，即是指王蒙曾往胡惟庸府第觀畫之事。其實王蒙與胡惟庸地位懸殊，素無瓜葛，不過因爲胡惟庸當權時，接受賄賂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所謂玩好，必然也有法書名畫。胡惟庸乃庸俗官僚，不知書畫眞僞，故此招王蒙到家鑒定而已，實無其他「交通」，何況王蒙到胡惟庸家，也不是一人獨往，而是有會稽文人郭傳，僧人知聰二人同來同往，並無與胡惟庸單獨見面之事，與胡惟庸謀逆實無關連，但無從辯白。《明史》以「瘐死獄中」四字表示其涉案結果。所謂「瘐死」，是指囚徒在獄中或因酷刑拷掠，或因飢寒折磨，或受其他虐待，或因疾病等原因致死。「瘐死」不等於病死。王蒙如何致死？

史無明文。有人不明「瘐死」詞義，在言及王蒙事跡時，說他病死獄中，是不準確的。

王蒙不幸死了，然而他在畫史上的聲譽幸未受損。在明、清兩代，他的遺作仍極受珍視，他的藝術成就仍有很高評價。明代最著名的畫評家董其昌，就曾給以「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的評語。清朝最享畫名的大家，諸如所謂「清初四王」、「金陵八家」等等畫家，皆或多或少受到王蒙畫風影響。許多著名畫家，也多有模仿王蒙之作。例如以布衣供奉康熙內廷的王石谷，就曾以仿王蒙小景，求詩壇泰斗王漁洋題詩。

王石谷也有仿王蒙《溪山紅樹圖》傳世。常熟王鼎以摹王蒙見長。錢塘藍孟有《仿黃鶴山樵法》的仿古山水畫。清康熙時供奉內府，時常在御前作畫的王原祁，也有《仿王蒙山水畫》。王原祁還特意於此畫上題跋，說明學習王蒙皴法的心得，題跋原文云：「山樵皴法變化，人學之者每不得其端倪。余謂山樵用筆，實有本原。脫略長短粗細之跡，察其中之陰陽剛柔，探取生氣面目，自見其得董巨骨髓也。不知有會得否？」附王原祁仿王蒙山水圖。

古《樂府》有一首在文學史上很受重視的寓言詩《枯魚過河泣》云：「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敎愼出入。」此詩說枯魚會作書寄給河裡的魚類，是極其奇特的想像；但寓意卻十分明白，顯然是遭遇禍患的人，知道世途艱險，警告夥伴，出處舉止要小心謹愼，以免誤遭羅網。王蒙的悲劇，恰恰就發生於不知「愼出入」。



清・王原祁仿王蒙山水圖

（原件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中年美麗不打折

青衫

人生在線

也不知道從哪天起，有年輕人叫我阿姨了，那一刻有說不出的滋味在心頭。

不知不覺走入人生的秋季，跨入中年女人的行列，回眸再回眸，青春也無蹤影了。我知道自己再怎麼化妝，也比不過青春女孩嬌嫩的容顏，再怎麼打扮，也沒有了她們迷人的身材，抱怨還是遺憾？都沒有，我自信我擁有她們沒有的寬容、堅韌與淡定，這些依然裝點着我的美麗。

人到中年，經歷有了，故事也有了，這一路的坎坷，此時便成了財富，內心因此少了焦躁與茫然。不會因爲一件小事耿耿於懷，不會再爲某個人心心唸唸，更懂得了不必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

年輕的女孩好似山澗中的一道清溪，歡快地奔流，彷彿永遠不知疲倦。而人到中年的我，遠遠地觀望中雖然羨慕不已，卻也自信自己具有中年人的婉約有致，內心豐富的情感，更像一條富有養分的母親河，緩緩的流動中，每一滴流水，都能擊中你靈魂深處的炙熱情感。

年輕時喜歡去遠方，總覺得遠處才有風景，才有人生，時間都耽擱在了路上。金色的秋天，是收穫的季節，而我，也收穫了一份感悟。這個年齡，終於明白，我的生命裡，永遠不能離開的是親人和朋友，俗世的生活，才是我生命的意義所在。

好友們戲說我是一個「適合衰老的女人」，我笑了，知道她們的意思，她們其實是在誇獎我。年輕時的自己算不上漂亮，爲了彌補自身的不足，我不停地學習，不倦地閱讀，感謝那些宜人的書籍，在飽滿我心靈的同時，也讓我收穫了一個魅力中年。

朋友的話讓我有點開心，也有點驕傲，我大聲地告訴她們：我愛你們！

喜怒不形於色曾經是我歷練的目標，那時有人誇獎我，我都會違心地否定一下，而如今人到中年，我以一種大氣練達的生活方式，智慧地看着這個世界。高興時大聲笑，難過時痛聲哭，深深地愛，也狠狠地怒，但就是不要恨，它太傷神。當我走過那些違心、虛僞、奉承之後，才明白喜怒形於色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返璞歸眞乃人生大智慧也。

女人永遠是這個世界上一道亮麗的風景，豐富着這個本已多彩的人間。沒有哪個女人不在乎自己的年齡，但有智慧和自信的女人不怕老，中年也好，老年也罷，女人的魅力永遠和年齡無關，也和高檔的衣飾無關，溫柔和體貼，賢惠和善良，母愛和犧牲，智慧和心靈，才是美麗和魅力的源泉。

魯鎮小記

翁俊安

天南地北

魯鎮，魯迅許多小說中一個虛構的水鄉小鎮，聰慧的紹興人依託魯迅名氣以及魯鎮濃厚文化底蘊，按照小說中地理環境描述建成的文化旅遊景區，不僅受到八方文人墨客的關注，也吸引了四海遊客，爲當地旅遊經濟帶來一筆不小的財富。說透徹點，魯鎮，應是紹興柯巖景區根據魯迅小說還原出的一個主題文化公園，是舊時紹興水鄉古鎮一個縮影。

走進魯鎮旅遊景區，土豪氣派的魯府、外土內洋的趙府、陳舊古樸的民宅錯落有致，小說中所描述的魯家祠堂、咸亨酒店、靜修庵和阿Q棲身的土谷祠等，一一呈現在眼簾，輕易將我的思緒一下子拽回上世紀二十年代。魯迅以紹興水鄉的衆多古鎮作爲素材，用筆墨所虛構的一個有着特定時空界定和特定文化內涵的典型環境，在眼前顯得既陌生又熟悉。

整個景區保持了紹興典型的白牆黛瓦、一河兩街的建築格局，讓人彷彿走進了一個舊時的紹興水鄉古鎮，見證了魯迅筆下描繪的民俗風情、民居建築、人文景觀的魯鎮；無論是遊客還是騷客，漫步在那縫隙中長有青苔的青石板小街，都有一種尋找舊時記憶的感覺掛在眉頭；由於集體而行，沒機會獨自體驗陸游那「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萍州煙雨」烏篷船的箇中滋味。身臨其境，情不自禁地融入那上世紀初的景致中，倒也有一種返古之情愫悄然飄遊心頭。流連忘返於鵝卵石鋪就的小路，步入魯迅兒時玩耍過的河街，感悟魯迅的足跡，回想三味書屋當年的讀書聲，不由自主地對魯迅的孩提韶年生活環境羨慕起來。

午餐時間，來到茂源酒家大廳裡落座後，服務員立馬端上一碗碗釀進許多往事的紹興黃酒和一碟碟茴香豆，孔乙己故事把大家話茬一下子打開。黃酒味不錯，沒有白酒酒精度數高，於是要了一碗又一碗。等香噴噴的霉乾菜燜肉、紹興臭豆腐、紅燒梭子蟹、東坡肉上桌時，也就把那茴香豆忘了，窮困潦倒的文人故事也緘口不語了。

獻身辛亥革命的日本教授

賴晨

人與事

山田良政（一八六八——一九〇〇），字子漁，日本青森弘前縣人，生於武士家庭，早年求學於青森師範學校和東京水產傳習所（今東京水產大學），後任北海道昆布會社（即海帶公司）職員。

一八九〇年，被會社派到上海支店習中文，目睹清政府的腐朽，立志支持中國革命。甲午戰爭中被徵入伍，任陸軍翻譯，輾轉於遼東、台灣。一八九八年，德國侵佔膠州灣期間，曾在山東、遼東收集情報，戊戌政變後，助王照逃亡日本。

一八九八年春，他與宮崎寅藏友善，他們認爲只有中國得到復興，實行「正義人道」，才能使亞洲從列強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一八九九年七月，他在東京拜會了孫中山，表示願追隨其革命。一九〇〇年春，他在中國南京同文書院任教授兼幹事。六月，北方義和團運動興起，孫中山決定借此機起義，從東京至台灣籌備此事。

山田良政聞訊後毅然辭教授職，隻身赴台，協助孫聯絡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並籌備起義，實際上成爲孫中山的參謀。十月，孫中山命令鄭士良、林海山等在惠州三洲田集合洪門起義，計劃東佔廈門後，孫即偕日本顧問和借自菲律賓獨立軍儲存在日本的武器，從台赴廈，裝備義軍，然後回師攻取廣州。不料，日本內閣改組，新任總理伊藤博文不准日本軍火、退伍兵支持孫中山，計劃流產了。孫中山只好派山田良政、曾捷夫從香港赴惠州，向鄭士良傳達自行決斷進止的命令。

行前，山田良政在香港履行了加入興中會的手續，表示爲中國革命將奮鬥到底。二十二日，山田良政與曾捷夫、林海山等率義軍在平潭伏擊清軍，取得勝利。

義軍在消滅三多祝（今惠東）、黃沙洋的清軍和當地民團後，清軍統領吳祥達率部反撲，義軍受到優勢敵軍圍攻，終於彈盡勢蹙，向赤石方向退卻。山田良政不幸在三多祝、黃沙洋之間的西圩門口被清軍殺害，年僅三十二歲。

孫中山稱他是「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之第一人」。一九一三年初，孫中山在東京谷種鐵舟寺爲他舉行了追悼會，並親筆爲其撰寫碑文，以表彰其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的業績，碑文曰：「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又八月，革命軍起惠州，君挺身赴義，遂戰死。嗚呼！其人道之犧牲，興亞之先覺，身雖殞死而志不朽矣。」孫中山還會見了其親屬，說：「山田君是為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第一個外國人，我代表全中國人民為此衷心地向你們致謝！」說完，將一個寫有「若吾父，孫文」的匾額贈給其父山田浩藏。

一九一八年九月，山田良政的弟弟純三郎赴廣州，時任廣州革命軍政府大元帥的孫中山指示朱執信帶他到惠州尋其兄遺骸，無所獲，帶回黃土數塊，由純三郎攜回日本，權當故物，以慰英靈。

孫中山又爲山田良政遷葬建碑事發表《山田良政君建碑紀念詞》：「舉君死事本末而表出之」，並祝「願斯人為中國人民自由奮鬥之平等精神，尚有嗣於東。」表達了孫中山對中日友好的深切願望。一九一九年在弘前舉行葬儀，孫派廖仲愷爲代表前往致祭。一九二〇年，孫又派陳中孚等前往弘前菩提寺，參加建碑儀式，以示隆重。其弟山田純三郎追隨孫中山左右直到先生去世。